

現代戲劇精選



行印店書藝金

現代戲劇精選

海之萍選

益智書店印行

康德八年四月十五日印刷
康德八年五月二十日發行

現代戲劇精選

定價國幣壹圓叁角

(外埠另加掛號費)

編輯人 海之萍

新東京東四道街三號

發行人 宋逸民

新東京北大街益智書店

印刷人 劉守業

新東京北大街益智書店

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

新東京三道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

有 版 權

發行所 益智書店

新東京市
北大街

電話二·五一九一
振替新東京二三五六號

現代戲劇精選——目次——

南 歸(獨幕劇).....	田 漢.....一
古潭的聲音(獨幕劇).....	田 漢.....一八
芝蘭與仲卿(獨幕劇).....	熊佛西.....二八
單 調(獨幕劇).....	徐 訔.....三八
心底的一星(獨幕劇).....	徐 訔.....四七
虛 僞(獨幕劇).....	湯普金.....五六
放 棄(獨幕劇).....	扉力普.....七〇
結 婚(三幕劇).....	果戈里.....九八
幸福的欄杆(獨幕劇).....	陳楚淮.....一四三
父與女(三幕劇).....	菊池 寬.....一五六

南 歸

田 漢

人物

母

女

少年農人

流浪者

時代

現代

佈景

農家門前，井，桃。

(老母坐井欄縫衣，少年農人持釣竿，提魚串由右側上。)

少年 伯母。

母 啊，李大哥，釣魚去來嗎？(放下衣)

少年 釣了好幾尾魚，送給你老人家。

母 哦呀，好鱒魚。

少年 今天和爸爸從田裏回來，忽然想去釣魚，果然給

我釣了好幾尾，快拿盆子來罷。

母 (進去拿盆子出來盛了魚) 你真是個可愛的孩子，又能

幹，又勤快。

少年 你老人家誇獎得好。

母 真是，我要有你這樣一個孩子多好。

少年 有好的女兒，不也是一樣嗎？

母 女兒雖然好，究竟是女兒，男孩子做的事情總做不

了，並且女兒總是要嫁給人家的，也不能跟着我一

輩子。

少年 ………假使女兒嫁了人，依然可以跟着你，不也

很好嗎？

母 那怎麼能辦得到

少年 怎麼辦不到呢？

母 ……………

少年 伯母，我拜託你老人家的事情問過了沒有？

母 怎麼沒有問過。不過問也是白問了。她還是想着那瘋子。

少年 你老人家難道就這樣順着她的意思嗎？

母 我現在祇有這一個女兒了，我不順着她，難道好天天打她罵她嗎？

少年 不過，這也不是一回事啊。別說那個人去了一年多了，不見得會回來，就使回來，也不見得養你老人家一輩子。那樣流浪慣了的人也不知又要流到那裏去。他去年要去的時候，你老人家那樣留他也留不住，他若是再要去，春姐可以跟着他去，難道你老人家也好跟着他去嗎？

母 是呀，我也會這樣想過，從前老頭子在的時候，我還

不覺得什麼，自從去年老頭子一死，我所靠的祇有這一個女兒了，我怎麼不想把女兒嫁一個妥當的人家呢？

少年 那末伯母，你老人家覺得把她嫁給我妥當不妥當呢？我家裏也有幾畝田，也有一些地土，我也很能做工，從來不偷懶，家裏又在這近邊，還有什麼不好呢？

母 好自然好，可就是女兒不好辦。

少年 就是春姐她雖然還思念着那個人，可是日子久了她也就會把他忘記了。何況我們從小在一塊兒長大，她也並不是那麼討厭我的。

母 是呀，我也這麼想啊，要是事情想定了她也不會怎麼不聽話的。

少年 既然這樣，那末你老人家為什麼不早把這事情定下呢？

母 定下也可以。

少年 那麼你老人家便是我的娘了，春姐沒有父親，我沒有母親這一來彼此都有了。

母 孩子，我剛才不說過了嗎？我願意意有你這麼一個兒子。

少年 我歡喜極了。我歡喜得要哭了。

（女在內呼聲。）

女 媽得弄菜了。

母 哦，我就來了。（對少年）我要弄菜去了。你坐一會兒，我叫春姐出來陪你！

（母擲補好的衣物和魚盆入內。）

少年 啊，我這一下心裏才安了。可是……

母 （在內聲）孩子，你到井裏打一點水來呀，你看缸裏沒有水了。

（女擡吊桶出。）

少年 啊，春姐！

（默然致敬）明弟，什麼時候來的？

少年 來了好一會了。

女 ……………

（默然擲水桶至井邊打水。）

年 打水嗎？讓我來幫你打罷。

女 謝謝，我自己會打。

少年 （止之）春姐……………

女 ……………？

少年 （欲泣）難道我這幾年來每天每夜的哀求，一點不會動過你的心嗎？

女 ……………

少年 伯父是死了，家裏剩下伯母同你了。一個男子也

沒有，難道這樣子把一輩子過下去嗎？

女 明弟，你知道我是在等待着一個人的。

少年 我知道，不過他真會來嗎？

女 會回來的。

少年 你怎麼能夠知道他一定會回來呢。

女 我是這麼想着！

少年 他有信給你嗎？

女 沒有，從他去了以後，一直不會有過半行信給我。綠衣的信差，每天走過我家的門，可是他一直不會停。

留過啊

少年 可不是！人家把你忘了，你怎麼還苦苦地記念着

人家呢？

女 你怎麼知道他把我忘了？

少年 他一直不寄信給你，怎麼不是忘了？

女 不寄信給我，就算是忘了嗎？他每天晚上總在夢裏來找我呢。

少年 那是你忘不了他呀。

女 對呀，明弟！至少我忘不了他啊！你看井邊的樹下，不是他老愛坐在這裏寫他的詩的地方嗎？他不是時常要我坐在那一邊給他畫的嗎？他不是又常愛拉着我手，同靠着這枝樹坐了，對我講外國故事和他

流浪的經過的嗎？你看這樹皮上，不還彫着他贈給

我的詩嗎？這樹還依舊的長着花，還依舊的開着，樹皮上的字，還像剛彫的時候一樣的新鮮，我怎麼能夠忘得了他呢？

少年 那末，春姐……

女 ……………

少年 你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忘記他呢？

女 明弟啊，要等到這樹皮枯了，葉也落了，花也不開了，

樹皮上的字也沒有了……

少年 那是一輩子啊……

女 是呀，一輩子我也忘不了他啊，明弟。

少年 （總抱其足）春姐，你這樣忘不了他，就這樣忘得了

我嗎？我們是不一塊兒長大的嗎？我不是從不曾離過你嗎？我不是願意永久地守着你嗎？……

女 明弟！你就不該是從小和我一塊兒長大的啊！就不該始終不會離開我啊！就不該要永遠守着我啊！你

聽他，他是和你多麼不同！他來，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，他去，我不知道他往那裏去。在我的心裏，他就像神一樣。他坐着的時候，站着的時候，他的眼睛總是望着很遠很遠的地方，我雖然不曉得什麼，可是我心裏想那很遠的遠方是怎樣一個有趣的地方，怎樣的充滿着自由愉快的東西啊。他是那麼一個神也似的人，他雖然離了，我總是覺得他隨時站在我的身邊，隨時在對着我的耳邊細聲說話。我知道他那一天會忽然回來，會把我帶起去，帶到他那時時望的那很遠很遠的地方去……

少年 啊，春姐。他一定是個鬼怪，一個精靈，你着了她的魔了。

女 也許，不過這是我願意的啊。

少年 那末，你怎麼也不願意我嗎？

女 ………明弟，我辜負了你。

少年 啊，春姐……

（母出）

母 好啊，你們倆這樣好，娘就有靠了。

（女急起身提水入廚）

母 （低聲對少年） 孩子，她肯了嗎？

少年 （苦笑） 唔。

母 那麼好哪。你明天請何先生來，我就把八字交給他罷。

少年 唔。

母 怎麼這會兒到害起羞來了？快進去大家安排桌子吃飯。

少年 不，伯母，我要回去。

母 怎麼又客氣來了。進去呀！

少年 不，我去了，伯母。

母 你一定要去嗎？那末你明天早些兒同何先生來，我等着你。

（少年持釣竿由右側下）

母 到底是小孩子有點兒害羞。(將入)我呀，雞還沒有關哩。孩子，快給關了罷，別讓豺狼拖去了。

(女應。)

女 是。

(母入室開燈，女取米喂雞。)

女 咕咕咕！

(趁雞吃米之際，一捉之入時。)

(關雞畢，忽在門外顧一步，見一破鞋。)

女 媽！誰把這隻鞋拖出來的？

母 (在內) 什麼鞋？

女 (舉示之) 這隻鞋啊！

母 (在門口) 哦！那瘋子留下來的破鞋嗎？那還有誰，還不是來富(狗名)拖出來的。真是條沒用的狗！昨天把我放在床下一隻雨鞋也拖出來了。

女 (取鞋默然玩視，發出啾啾聲來) 鞋啊，你破了！鞋啊，你破了！

母 (重至門口) 孩子，快進來呀，又在那裏破鞋破鞋的，你

連他一隻破鞋都不肯丟掉，他恐怕連你名字都忘了呢。

女 媽，不會的啊。

母 不會的！你媽從前也曾以為世界上有許多不會的事。可是後來那些不會的事都很不客氣的一椿椿的來了。比方你爸爸病得厲害的時候，曾拉着我的手說他怕死，我說：『這事是不會有的，你要是死了，丟下我們怎麼辦？』可是後來你爸爸畢竟死了。就是那辛先生罷，在我家住了一年多，我們對他也算不錯，就當做家裏人一樣看待，以為他是不會走的了。可是後來他也畢竟要走。

女 他是想起家鄉來了才要走的呀。誰又能丟得了家鄉？我要是流浪到很遠的地方去了，也要想起家鄉來的呀。

母 你以為他真是想起家鄉的緣故嗎？

女 怎麼不走？是他的時候對我說他看見了江南的桃

花，不覺得想起北方的雪來了。他們那裏有灰色的天，黑色的森林，白色的雪山，他快三年不曾見過那雪山了。就和我要是出門三年了，也不能不想起我們這桃花村啊。何況據他說，那雪山脚下還住着他那年老的爸爸，可愛的妹妹，他怎麼不想要回去呢？

母 咳，孩子，你別替他辯白了。他可曾告訴你那雪山脚下還有一灣碧綠的湖水，湖水旁邊還有一帶青青的草場，草場上放着三五隻小羊，柳樹下坐着一個看羊的姑娘呢？

女 ……………
母 他可曾告訴你，那姑娘常帶她的小羊，來到那湖邊的草場上，對着那快要下山的太陽低聲兒唱歌呢？

女 ……………
母 他可曾告訴你，他雖然流浪在遠遠的南方，可是依

然忘不了那姑娘，那姑娘唱歌的聲音還很淒涼的留在他的耳邊呢？

女 ……………
母 他可曾告訴你，他忘不了那姑娘——那姑娘灣灣的眉兒，又大又黑的眼睛，還有那披在肩上的黑色的波浪似的好頭髮呢？

女 ……………
母 他可曾告訴你，他因此才離開南方，回到他的故鄉去看那看羊的姑娘，自然也看看他那雪山脚下的他爸爸和他的妹妹。他此刻當然已經娶了那個姑娘，白天裏在山上，湖邊唱着歌，晚上談笑在一房，誰還記得南方有個懷孩子，還抱着他留下的破鞋，儘在這里想着他望着他呢？

女 ……………（抱着破鞋木人似的倒了）
母 噯，孩子，娘錯了，娘是騙你的，你怎麼這樣地當真呢？孩子！孩子！

女 (撫着鞋) 啊, 鞋啊, 我的命運和你一樣啊。

母 啊, 謝天謝地。孩子, 娘時常教你別這麼癡, 這年頭癡

心的人過不了日子的啊! 你得想開些, 快把這破鞋

拋掉罷。抱在身上把衣服弄髒了, 娘回頭難得洗

啊。

女 不……………

母 孩子, 快起來啊。聽話。

女 不起來……………

母 別和娘淘氣了。現在祇剩下娘和你了, 沒有你誰還

來管娘, 沒有娘誰還來管你呢。

女 (拉着她娘) 娘……………

母 孩子……………

母 (聞得廚房飯香) 啊呀, 飯燒焦了, 孩子, 聽話, 快起來, 娘

要弄菜去了。

(母急下)

女

(徐起坐在樹下的井欄上, 感傷地念樹皮的詩)

這里我曾倚過我的手杖,

這里我曾放下我的行囊。

我在寂寞的旅途中,

曾遇着一個可憐的姑娘。

我曾和她並坐在樹陰,

我曾對她談流淚的經過。

她睜着那又大又黑的眼睛,

凝睇呆呆地望着我。

姑娘啊, 我是不知道愛戀的人,

但是你真變得可憐。

我縱然流浪到多遠,

我的心兒將永在你的身邊。

你聽見晚風兒吹動樹葉兒嗎,

那便是我呼喚你的聲音。

你看見落花隨着晚風兒飄零，

那便是我思念你的眼淚縱橫。

(忽來一人影，漸行漸近。女徐徐抬起頭來。)

影 這是春姑娘的家嗎？

女 是那一位……(漸近其人)你不是辛先生嗎？

影 啊，春姑娘，我來找你來了。

女 真是你？我不是做夢嗎？(審視)啊，辛先生，望得我好苦。

影 ——(即擁抱者亦前抱女)

母 孩子，怎麼不進來吃飯呀？說來了誰？(徐徐走近)啊，你啊。

流浪者 ……………

女 是啊，是他來了。我以為是做夢呢。娘怎麼樣？他畢竟給我望到了。

母 這真是來得巧，我剛才正和春兒講起你呢。快到這

兒來坐。

女 是呀，快到這裏坐。

流浪者 (走到井欄邊) 這樹長這麼大了。

女 回頭你看我們的來富可真是長得大呢。□□□□
——怎麼不見了？

母 同李大哥去了，他頂愛走人家的。

流浪者 (放下包，取下帽子) 又到這枝樹下了！

女 (急接了帽子從他手裏搶下，飛跑地藏到屋子裏去。)

流浪者 春姑娘一年不見也高得多了。

母 也該高了，今年十八歲了。這孩子真癡，你看這是什麼？

流浪者 這是誰的鞋？

母 是呀，我知道你自己也一定忘了，這是你自己的——一隻破鞋，你不要，她可把牠當寶貝似的一直藏到今天。

流浪者 ……………

女 (打水出，給他洗臉。)

母 對呀，辛先生洗個臉，把東西放下舒服舒服罷。

流浪者 謝謝！(洗臉)

母 你這次打那兒來的呢？

流浪者 由北邊來的。

女 你該看見那灰色的天，黑色的森林，白色的雪山

啦？

流浪者 自然看了，因為看夠了，所以我又想起南方了。

女 還有那雪山脚下的湖水，可還是一樣的綠嗎？

流浪者 綠得像碧玉似的。

女 那湖邊草場上的草，可還是一樣的青嗎？

流浪者 青得和絨氈似的。

女 那草場上還有人放着小羊嗎？

流浪者 唔，絨氈似的草場上也還時常點綴着三五隻

小的羊吧？

女 那羊的傍邊，那柳樹的下面……

母 那羊的傍邊，那柳樹的下面，那個看羊的姑娘呢？

流浪者 ……………

母 你已經娶了她罷。

流浪者 ……………

母 怎麼不帶她同到南邊來呢？

女 是呀，怎麼不帶她同來呢？我聽了母親的話，我就想

像她不是怎麼樣的一個有趣的姑娘哩。

流浪者 ……………春姑娘，你也要來苦我嗎？

(抱着Oufan且彈且唱。)

模糊的村莊迎在面前，

禮拜堂的塔尖高聳昂然，

依稀難得五年前的園柳，

屋頂上寂寞的飄着炊煙。

耕夫踏着暮色歸來，

我佇立在他的門前，

月兒在西山沉沒，

我凝望着雪白的曙天。

我無所思，

也忘了疲倦，

只佇立，

在他的門前。

我是這樣沉默啊！

沉默而厚言；

我等待着天落入懷裏，

我佇立在他的門前。

漸漸聽得傳言：

他已經嫁給旁人了，

在你離家後的第一年，

他終至憂傷而殞命了，

在你離家後的第三年。

母 怎麼有什麼難過嗎？後來你們沒有結婚嗎？

女（代為解釋）他回去找她，纔知道她早已在他們離後

的第一年嫁給別人了，嫁人之後的第三年，就急成了病死了……

母 哦，那姑娘嫁了人又死了嗎，這真是……那末，還

有那住在雪山傍邊的你的爸爸呢？

女 妹妹呢？他們都好嗎？

流浪者（眼含着淚繼續的唱）

漸漸聽得傳言：

你的父親早經死了，

你的妹妹流落在天邊，

那不是你家舊日庭院，

廢墟上飄繞着荒煙。

女 啊呀，他爸爸也死了，妹妹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母 暖呀，可憐，怎我們的命都是一樣的苦。

流浪者 啊，你爸爸呢？還沒有回嗎？

女 辛先生，我的爸爸再也不會回了，我也和你一樣沒有爸爸了。

流浪者 （驚悼）伯父什麼時候死的？

母 快半年了。

流浪者 啊，人生的變動怎麼這麼多啊，人都是這麼匆匆的來，又是這麼匆匆的去了嗎？

女 辛先生，這一趟你可不能匆匆地去了，你的家裏剩下了你，我的家就剩下娘和我了。我們的家須要一個男子，須要一個扶助我們的人。辛先生你就是這個唯一的人了。我是決不讓你離開我們的。就是媽媽也決不能讓你走的。媽，是不是？

母 （爲難）唔，是呀。

女 你一定不要走的呀。可憐我想得你好苦。望得你好

苦。你丟下的這雙破鞋，每晚做了我的枕頭。你在這樹上刻下的這些詩，都成了我每天的課本。我思念你的心，隨着這樹一天天長高，你要是真不來了，我要變成這雙被你忘記的破鞋了。可是你畢竟來了！畢竟被我望到了！我是怎麼樣也不能離開你了，辛先生。你能答應我不離開我嗎？

流浪者 春姑娘，你知道我是一個永遠的流浪者，我怎麼能說得定呢？不過我實在疲倦了。我爲着求安息才回到故鄉，我以爲那灰色的天，黑的森林，白的雪山，綠的湖水，能給我一些慈母懷裏的慰安。可是我才知道她嫁了，死了，父親也不在了，妹妹不知道流落到那里去了，我才覺得，那些天，森林，雪山，湖水，都變成我悲哀的包圍了！雖然朋友們留着我，在故鄉作事，也有不少錢，我幹了幾個月，覺得多留一天多受一天痛苦。在痛苦之中記起你們的熱溫溫的

同情，所以我提着我的行囊，背着我的 *Quitar*，不知不覺的又流浪到南方來了。想不到我這個四海無家的流浪者，還有春姑娘這樣一個關心我的人。春姑娘，你說不願意離開我，難道我就能離得開你嗎？不過春姑娘，我就答應不離開你，誰能又保得定沒有不能不離開你的那一天呢？

女 不能不離開是命運。我是要和命運打架的。我怎麼也不離開你。

流浪者 那麼我也決不離開你罷。

女 好，辛先生，我高興極了。媽，你也替我歡喜罷，他說他不離開我了。

母 孩子，怎你麼儘拉着辛先生講話，他這麼遠來，自然是餓了。怎麼不快弄飯給他呀吃？

女 是呀，是呀，我馬上弄飯來。媽，沒有好菜怎麼辦？

母 今晚隨便吃一點，明天再去弄罷。

女 哦，我把弟弟送來的魚蒸了好不好？

母 好呀。

女 辛先生，你坐一會兒，我去弄飯了。

(女人廚)

流浪者 我快一年沒有來了。

母 不止啊，一年多了。你去年走的時候，桃花還沒有十分開，這一趟來，桃花早落了滿地了。

流浪者 日子真快得很。

母 是呀，我們屋後面的桃樹，今年也開花了。你若是早

一點兒來，還可以看得到許多桃花，來遲了，真是可惜。

流浪者 可惜了。不過日子長着呢。我既然不走，我想多多的在山上種些桃花，簡直把這里弄成個桃花源罷。

母 唔，對啊。不過辛先生你畢竟來遲了，不要說你早來幾個月，祇要你早來一點鐘就大不同了。

流浪者 怎麼，桃花落的那麼快嗎？